

流年碎影

闲情偶寄

南山漫忆

□ 胡忠阳

伊水情缘

□ 李向东

一

很多年间,看到或想起陶渊明《饮酒》诗中的句子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心中都迷惑:怎么老先生悠悠然抬头看见的,也是南山?既然没有任何状摹,为什么不可以是东山、西山或者北山?

南山只合吾土有哦。站在庄里的大田,三望平畴,烟村罗列,天际线上莫不肯莫无物;唯有南方一抹黛色横陈天际,拱聚成峰——这才是南山啊!村里的男女老少,可就一直这么叫着、仰望着。

距离不过十里,海拔未足千米。天气晴好时,南山的参差双峰、双峰间浅浅的山坳,自山脊奔聚而下的大小沟壑,以及山腰森林的蓊郁、坡岗野草的碧痕,至顶峰巅残留的道观残垣,都历历可数。和乡亲们在地里挥汗如雨时,只要停歇那么一会儿,任谁都要不知不觉地望一眼南山,畅饮一口澄澈山色,澡心、明目,然后接着忙活。

只有南山之望的这份悠然,和五柳先生并无二致。

二

十里南山,十里伊河,庄里一带山水两不靠,却土深禾茂。其平旷肥沃,拜的是南山往古山洪沉淀所赐。村头一条穿过茂盛玉米林、谷子地的小季节河,蜿蜒北去,至今深深刻画在我的心田。

晨光熹微中,从南山脚下南宋沟村起身,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肩扛一棵小香椿树,一路蹒跚,于早饭时分进了我家院子。他是来看孙女、我的母亲的。老人的孙辈儿只有我母亲降生在南宋沟村,是他、我的外曾祖父眼中的宝贝。

洛阳老城的舅和姨来我家时,必会约上我母亲一块儿上山,循着老人曾经走过的路,一路风尘仆仆探望他们的爷爷。他们到了南宋沟村,也一定要爬山游玩一番。

那时,山半腰的沟畔,遍生着野生梨树,枝端正吊挂着密匝匝却长不大的果子。我和小舅每人爬上一棵,直接张口去咬,酸涩得龇牙咧嘴。待要下树,有好听的歌声从林草后传来,近了是两个背负柴枝的小山姑;看到我们,立刻羞涩嗔声,一溜烟跑下山去了。

高考那年,母亲特意领我爬上山山顶,祈求神仙保佑。那时山顶的道观一片倾圮,瓦砾遍地,游人寥寥,却有一个老道姑守着,慈眉善目得正像个老神仙。母亲是把这老道姑也拜了。

三

李村镇上的偃师六高,正对南山主峰。在那里上学时,家住山脚的同学带我南上,游山,也游村,把南宋、东宋和苇园等几个山村转了个遍。山村贫穷,却有平原难得的趣味。同学是把南山的山水曲奥和人文旧景,作了礼物来馈赠。

它们也被我当成礼物,献给远方的亲友。大约1987年暑期,我携大学同学张晓安兄游览南山。从主峰下来,想找一条新路饱

览风景。才行数十米,身后扑过来极大的云雾,彼此很快就看不清了对方的脸。云雾携带电闪雷鸣和刷刷落地的冰雹,间杂着沁凉的雨水。幸有一块大石得以躲避,两人挤在石下,不知旦夕祸福……好在这云雨来得急去得也快,眼前恢复明净后,只见草从里横陈着被冰雹击毙的蚂蚱、螳螂等昆虫……

惊魂未定,一幅好景却已经徐徐展开:向着伊洛河盆地深处悬浮而去的云影雨线,如梳如篦,滤净了连天暑气和蒙在万物身上的尘埃,把绿的山坡、田野、村树,次第还原出本色,一派新鲜明晰!平原上的一簇簇村落尽收眼底,竟能够认出庄里的上下二村来。

四

南山是我城乡律动生活的重要落点,稔熟而不倦,至今依然。我曾跟同样流转异地的乡友说,即使啸行万里,说起家乡,说到这座阅尽沧桑、已然温厚长者般的南山,都会与有荣焉,自豪不已。它已为磁,为坐标、为无可替代的参照物。我坦承初居洛阳涧西那时,因没了南山为伴,数年间我是仅靠理性勉力确认方位的,那种别扭和恹恹声说不得;后来每到一地,辨识方向也总要经过一段艰难时日。

南山无颓,人世剧变。榭对桑梓,我已形如过客。多年以来,每次回乡都私心忐忑,目不暇给于新造的通衢高楼。但又想,只要南山在,我就永远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(作者系高级编辑,现居深圳,李村下庄人)

心香一瓣

堂前燕

□ 百元生

清明前后,燕子飞回来了,在大门内外俯冲时都会和人擦肩而过,叫个不停,像是有重大事情要和主人商讨。

人说燕子寻旧巢。为验证这个说法,三年前我给两只燕子腿上弄了个箍,第二年看时,不见标记。去年又搞了一次,这两只燕子还是没有标记。难道不是去岁燕,而是它们的儿女?

去年冬天,临街屋改建,燕窝不得已毁掉了。这几天,两只燕子开始垒窝。这只飞来了,那只飞去了,衔来蚕豆大小的泥巴,把它紧紧粘在梁上。又衔回一根根枯草拉在泥巴上。一层泥巴,一层枯草。整个窝建成后像半截葫芦。燕子个个都是优秀建筑师!

燕子开始生儿育女了。一只燕子精心孵蛋,另只燕子就蹲在窝边,守在房檐。间或不见,想必是吃饭去了。一天我忽生疑惑:从未见过窝外燕给窝中燕衔回过一次虫子!

夜静之时,我又悄悄爬上梯子,将手电对准窝里燕子的眼睛,将一动不动的燕子拿下,在腿上缠了点白线,放回原处。

睡在床上我很不安:这一家老小要毁在我手上了!第二天一大早,啾啾声又在院子响起,我急忙起床,站在帘内对在水盆边饮水的燕子看去,呀,怎么看不到白线呢?

午后,又听到有燕叫声,只见一只燕子叫着冲燕窝飞去,端卧在窝中的那只燕子快速飞起,掠过我眼前,我清楚地看到了它腿上拴着的白线!它落在屋檐上,看着那只燕子安稳进窝后,才不知去向。

在以后日子里,持续观察,得出结论:孵化期里,一直是母亲守窝,三天出去吃一顿饱饭。在吃饭的这段时间里,由父亲守窝,除此工作外,父亲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安全。

一个月后,从窝里传出细碎的唧唧声。这时,蓝天下,碧野里百花盛开,万木争荣,各种昆虫大量繁殖,燕子父母飞来飞去衔回虫子喂养孩子。

这些小家伙精灵的很!爸妈飞走了,周围一切静悄悄的,待爸妈衔虫回来,离窝还有几米远时,窝口会同时伸出六个小脑袋,六张大嘴一字儿排开:妈妈,喂我!妈妈,给我!

雏燕明显看出有大有小。大的羽毛已覆盖全身,小的还能看见红的肉色。可能是下蛋的时间差问题。老燕有时喂大的,有时喂小的,一点也不偏心。

又十天后,大雏燕羽毛渐临丰满,只是翼羽还欠火候,急得它们每天站在窝边沿上跃跃欲试。这时期,作父母的最辛苦了,衔回虫子不再嘴对嘴喂,而是往窝里一放便又匆匆去觅一口食了。还得带领大雏燕们练习飞翔,学习觅食。燕子父母为儿女的付出,和人类是一样的呀。

终于,小燕子只剩最后两只未出窝了。老俩口显得非常疲惫,时不时卧在屋檐檐或窝沿上闭目养神。

几天后,最后一双燕子学飞了。一只刚起飞,便撞上树枝,落在地面,扑楞着飞不起来,老燕着急地喊叫。我连忙把它拾起,放到房顶。它稍事休息,便飞上树枝。

盛夏来了。历经千辛万苦,六个儿女养大了,却都不知飞向何处。每天只见两只老燕飞出飞进,或对卧在窝沿发呆。有时也见三两只燕子叽叽喳喳绕檐一圈后飞走。是不是回来看望父母的儿女们呢?

(作者系李村武屯人)



万安山上花如海

王小朋 摄

凡人小记

杏花岭

□ 松树

杏花岭在村南,靠近山下。这里土地瘠薄,以前种了小麦种玉米,种一葫芦打两瓢。地边稀疏地长着几棵老杏树。现在,整条岭都被大牛承包,种上了果树,其中杏树居多,成了名副其实的杏花岭了。

大牛喜欢读书,喜欢农事。几年前,他读到了一本书,《这辈子,总当一次傻瓜》,是日本农民木村秋则写的。他不施化肥,不除草,不打农药,十年时间种出了最好的苹果。于是,四年前,发达了的大牛回到了村里,决心种出最好的果实来。

大牛开着奔马车,突突而过。新鲜的牛粪味留了一路。大牛最常做的事是翻弄牛粪。养牛场的牛粪被他拉到岭上,掺入大量的玉米秸秆和有益菌,堆了几亩地。秋天,他在杏园里开出一条条的沟,填入发酵好的牛粪。刚过年,乡亲们还在晒着太阳打牌时,他就忙着用可降解地膜覆盖地沟里的牛粪了。乡邻都摇头:“在外开公司不比翻弄牛粪强?”

大牛听到这样的话,只是笑笑。施了牛粪的土壤蓬松而肥沃,雨后轻轻一扒,就看到小蚯蚓们在土壤里蠕动。小蚯蚓是健康土壤的检测员,它们越多,杏树越幸福。大牛懂得杏树的感觉。

大牛的果园里,草长得旺盛蓬勃,自由自在。村里也

有人种果树,对此大惑不解。大牛笑着解释:“草根和果树的深度不一样,不抢果树的营养。草还能降低地温,涵养水分,给果树提供营养。”秋天,大牛开着割草机到果园割草,野草粉碎后的草屑,随着大牛的汗水都进入土壤之中。

大牛的果园简直是一个动物园。兔子突然跳起,蹿向树林深处去了。鸟儿真多,麻雀叽叽喳喳,灰喜鹊站在树枝上点头,黑喜鹊穿着燕尾服在草丛中踱步,布谷鸟“咕咕咕咕”地催耕,“咕咕啾”们热烈对唱,野鸡在草丛里孵蛋,被人惊了,就在附近转悠,决不离窝。大牛喜欢这些鸟,他的果园不打农药,它们会帮他治理树上的害虫。

小杏子长到乒乓球大时,鸟儿们的眼光也从草根和昆虫转向了杏子,最好的杏子往往被先发现。它们也知道哪颗杏子甜啊!去年,大牛看着心疼,买来果园专用防护网盖在杏园上,看着鸟儿们在防护网上失望地叫,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今年,他用的是防鸟彩带。每根彩带有两米多长,用塑料制成,微风一吹,就飘起来,太阳一照,熠熠闪光。鸟儿们又惊又疑又惧,只在附近看,不敢下嘴。只有没风的时候,胆大的鸟才敢来偷吃。“吃就吃吧。这么一大园杏,不怕鸟吃几个。它们为杏子也出了大力嘛!”大牛说。

在地球上,人类也只存在过一种生物,和树木、动物、花卉皆为兄弟姐妹,共生存在大自然中。大牛觉得,这样的杏花岭,才是他心中的杏花岭。

如今,大牛的杏子是品质最好的,又酸又甜,个大,色泽好,总是供不应求。杏花岭也遐迩闻名了,村里有好几家都准备跟着大牛种果树呢!

(作者系魏书生中学教师)

我乡我土

东河月

□ 胡彦宏

对故乡这个词的理解,似乎还是从读了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后开始的。也仿佛从那时起,便懵懵懂懂地把月光与故乡连在了一起。

那时小,或许没出过远门的缘故,感觉无论走到哪里,月亮也总跟着走到哪儿。所以幼稚地认为,头顶那轮美丽的月亮,也只能是自己家乡独有的风景了。

于是,便天天盼夜幕早点降临。因为随着西霞燃尽,便可看到从家乡的羊圈边,那轮慢慢爬上树梢的月亮了。

我家住在村子里一个叫东河的地方。虽称之为河,严格来讲,它并非奔腾不息的河流,而是一条由大自然无数次的冲刷而形成的一条蜿蜒向北的沟壑。沟的东边,是十几米高的土崖;沟西,矗立着那座具有神

奇色彩的万安寨。有说寨上的关公庙的关公非常灵验,能在星月夜,使土寨自然升起或降落;有说寨上出了个人称“董老官儿”的大官,曾任过前清时期的十三省督察院。由于陪乾隆帝南巡有功,还受赐皇上的整副鸾驾……众多的传说,使这座山寨越发神秘了。

祖祖辈辈的东河人,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,在土崖下打上几孔冬暖夏凉的窑洞,盖上几间虽简陋却温暖的房屋下,繁衍生息,绵绵不绝。

一场夏雨,驱走了一天的炎热。那躲在云后的月亮,羞答答地从云层里露出脸来,皎白的银辉洒在了沟底的水面上,溪流波光粼粼,弹着悦耳的琴音。水边的草丛中,也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蛙鸣。

也总在这个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,便背着大人,偷偷跑到村外河流的上游,一个一米深的水潭边,脱光下水玩耍嬉戏。深吸一口气,一头扎在水底,看谁在水里憋的时间长。等疲了,我们就围在那个大胆的伙伴身旁,听他讲故事,什么水怪、水鬼的,吓得我们几个胆小的,晚上却再也不敢一个人出来玩了。

待到麦忙时节,沟底那条小溪,在明亮的月光下,又显得是那样的恬静而调皮。这是一天最美的时刻,人们匆匆地吃过晚饭,来到这溪流旁拉话消遣。柔柔的月光,照在几个在溪边洗衣的村姑脸上,地上便勾勒出了一个个娇俏可爱的身影。而那些在田里劳作了一天的男人们,则悠闲地吹着口哨,坐在水中突兀的石头上,用这凉爽的溪水,洗去了一身的汗渍和疲惫。

坡顶的那颗木槲树,在月光下那样的挺拔。树下的青石凳上,坐着鹤发善目的老胡爷,绘声绘色地给一群娃娃们讲述那悠长的故事。一双双忽灵灵、天真的眼睛里,便闪烁着一个个小而美丽的跳动的月亮……

如今,昔日的顽童也大都做爷爷或奶奶了。也就在前一个月,上庄拆迁,将建造一座奥林匹克体育中心。而我们东河,将依地势紧挨体育场,建成一座溪水跌宕、绿植丛丛的观光花谷。

今夜难眠,我站在租住的高楼上倚窗南望,看见了一弯月。透过朦胧的月色,仿佛又看到一月前被夷为平地的家乡了。老实说,对家乡的眷恋和不舍心绪,从家乡被拆迁之后,而一天天地加重了。

勿叹花满地,待闻果香浓。我坚信,两三年之后,那颗明亮的圆月,定会照耀着更加妩媚的家乡。

(作者系李村上庄人)

诗做

纪念母亲

□ 百定安

妈妈,我喊了无数遍 你没有答应
二十年,是我的口音变了吗

那天,在美国的一个小镇
我看到了你,因为一棵树很像你弯腰
去地上捡拾一个铅笔头的样子;

那天,我将一把飘向窗口的飞絮
看成了你刮来的皱纹,后来它凝作一束光;

那天,我的一只裤脚莫名地破开一个洞
像你自责而无奈的眼神,我用睫毛把它缝上了;

那天,一个朋友问我:父母健在?
我说,他们不在,我是孤儿

但我知道我说错了,那夜你在凄冷梦中
叫我的声音像穿刺,把二十年的别恨
植入我的疼痛,我知道我正代表你继续活着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,文学硕士,现居广东,李村武屯人。)